



是惊喜,是心灵的沟通。这一切都缘于一个“情”字,前世的情缘在这里暗合神契。他二人前世一个是神瑛侍者,一个是绛珠仙草。一个有施水之恩,一个怀还泪之念。这样唯美的相遇,可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自然不能用凡夫俗子的眼光去审视。所以,在宝玉的眼里,黛玉那“弱柳扶风”的身姿就显得脱俗飘逸,“风露清愁”的眉目就显得温婉可亲,通身的“灵淑之气”更让他神清气爽,难怪他要发出“女儿是水做成的骨肉”之类的奇论。宝玉也看得真仔细,连目中的情、两靥的愁、较比干多一窍的心、闲静时的姣花照水、行动处的弱柳扶风都看出来了。作者没有直接的落笔于林妹妹服饰的描写,而是巧借宝玉之心理更多的去传神传情,令人叫绝。

结合上述,通过寄人篱下的身世,清丽高雅的气质,木石前盟的约定,我们可以想见,黛玉的穿着佩戴一定会是朴素而不艳丽,淡雅而不刺眼,得体而不张扬。唯如此,我们才会觉得她更有一种“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美。这也许正是黛玉形象感人至深的地方。

★作者单位:湖北武汉市江夏实验高中。

论《拟行路难》中“布白”的艺术魅力

■ 万元洪

字的结构,又称布白,因字由点画连贯穿插而成,点画的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虚实相生,才完成一个艺术品。空白处应当计算在一个字的造型之内,空白要分布适当,和笔画具有同等的艺术价值。所以大书法家邓石如曾说书法要“计白当黑”,无笔墨处也是妙境呀!这个道理,建筑的设计最能说明:首先要考虑空间的分布,虚处和实处同样重要。

布白重要,书法如此,建筑如此,艺术上更是如此。

宗白华指出,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的“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他们各自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所以,周济说:“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

所以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留白,使得

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物理绝缘,自成境界。

朱光潜也说:“美是孤立绝缘的艺术形象。”

鲍照的《拟行路难》就是这样一首擅长空灵的艺术佳品,一首布白适当的诗歌明珠。

诗是这样的: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诗歌这种文学样式,其区别于其他学科,是以比喻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本诗当然也是如此。起笔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很明显,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水”流的长远,是由“水”的多少决定的;是平坦无阻还是一路颠簸?这是本体。至于喻体即比喻人生的什么,作者并没有说明,而是采取了“布白”的方式,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当读者在欣赏、吟咏这首诗的时候,结合作者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探究作者的生平和命运,进行作品的二次生成,自然就能理解。当读者结合鲍照的经历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明确感受到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出身门第高低贵贱不同的人,“水”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地势”高的“水”走的远,“地势”低的“水”走得近,就好比“门第”高的“人”爬上高位,“门第”低的“人”沉沦下僚,“出身”贵的人走得顺,出身“贱”的人命运坎坷,并由此看出当时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导致的悲愤抑郁心情。正因为曲笔的使用,“布白”的运用,寄激情于平淡,才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否则,就会显得直白,对诗味造成伤害。

接下来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灵深处。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高声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自己,“举杯”“断绝”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之歌声。这里诗人有意“布白”,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而是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以及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本想吐露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和石头,不可能没有感情,比较而言,诗人的心性比一般普通人更为敏感。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没有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怒,已极度膨胀,随时都有可能“井喷”。必须尽情宣泄,必须放声歌唱。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宣泄,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



克制住了。反动的门阀制度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地步了。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沉郁不舒,这正是“布白”之功。

这首诗托物寓意,欲言又止,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情感表达方式来说,本诗迂曲婉转,虚实结合。“布白”的存在,使得本诗充满艺术的张力。

难怪清代沈德潜评价本诗说:“妙在不曾说破。”

★作者单位:湖北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西地平线的张力

■ 仲忠诚

《西地平线上》让高建群明白了“世间有大美”这句话,“世间有大美”和“世间的大美”的区别在于,“世间有大美”既要写世间,又要写大美,要通过写世间来表现大美。3000多字的一篇散文要写出西地平线这一世间不容易,要表现出大美而不显得空洞或突兀更不容易。多角度选取富有张力的片段,渲染出大美的效果。

这篇散文写了三个片段的画面:

第一幅画面是这样构成:车在定西高原盘旋,让人联想起定西高原起伏连绵的高山,此时的天已经有些暗淡,隐隐约约的几颗星星很好地衬托出此刻天地间的苍茫。人在垭口,很好地突出从低处向上仰望这一视角,“眼界突然开阔起来,在苍茫的远方,弧状的群山之巅,一轮血红的落日像一辆勒勒车的轮子,静静地停驻在那里”,这种视角有助于突出宽广背景下的落日。

此时此刻,与其说苍茫暗淡的背景衬托了血红的落日,不如说血红的落日改变了那苍茫暗淡。此刻的落日没有了火焰,当然没有了刺人眼目的光芒,她的颜色如同写春联时的红纸,充满了柔和、美丽、安谧。这样的感受表达很有层次,柔和是说落日的色泽特征,不强烈,不刺激,这样的落日是美丽的,美丽的内涵同样也是宽广的,作者也似乎不想让读者得出某种强烈特征的美丽感受,只是让你感到这是一种可以品味消受的美丽,消受之中油然而生的安谧之感甚至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景和情的关系此刻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落日的最后是“在沉入西地平线以下那一刻,是跳跃着,颤抖着降落的。它先是纹丝不动,突然,它颤抖了两下,往下一跃,于是只剩下了半个。”“在停驻了片刻

以后,它突然又一跃,当我们揉揉眼睛,再往西看时,它已经消失了。”雾霭又取代了一切。如果说上一个层次描写落日之后重在写人的感受,这一个层次直接落日的有情。“半个的它继续依恋地慈爱地注视着人间,好像有些贪恋,不愿离去,或者说不愿离去正在注视我们的我们。”

待这一切消失,一切都为雾霭所取代,见到的那一场奇异的风景,恍然若一场梦境。梦境一样的奇异风景在灰重的雾霭的衬托下再次得到凸显,言有尽而意无穷。

第二幅画面是写在罗布淖尔荒原上见到的落日。

人在罗布泊,落日在背后。

罗布淖尔荒原上的大地和天空,浑沌一片,也是灰蒙蒙的,和着罗布泊的荒凉,沉重之感笼罩世界。此刻的太阳也“像一枚灰白色的五分钱硬币,容易被人忽视地停驻在西边天空”,太阳的存在居然对周遭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用来改变的是放起了《泰坦尼克号》的用萨克斯吹出来的音乐,这音乐更给人带来一种梦幻般的死亡感觉。

最辉煌的落日在不经意的一次回头中,一轮停滞在西地平线上的血红的落日何以能给人辉煌的感觉,“回光返照”是最好的表达,落日的光不仅“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每个人的脸都泛着红光”,而且“我们,我们的车,还有刚才那死气沉沉的罗布淖尔荒原的黑戈壁,此刻都罩在这一片回光返照中”。

罗布泊初见落日时的混沌荒凉到眼前的辉煌灿烂,巨大的视觉落差中适当其时的《泰坦尼克号》萨克斯音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悲壮的死亡和伟大庄严的联系,“回光返照”着的辉煌是对死的悲壮的最好的注解。

第三次落日的景象作者着力运用侧面衬托的手法,作者虽没有直接看到落日,却突出了落日映照的火烧云,那火烧云,灿烂地,热烈地烤红了西边半个天空,烧红了大地上的一切物什。

火烧云映照的辽远的西地平线,广阔的欧亚大平原一片红光,人走向其中就会让人自然联想到史诗般的英雄形象:曾经在东北亚草原上游荡过许多年的彪悍的匈奴民族,还有另外一位跃起魁梧高大身躯,率领铁骑,兵分两路,一路打通伊犁河谷,一路翻越阿尔泰山最高峰——友谊峰,西征花刺子模,直到欧洲的叫成吉思汗的英雄。最后以普通似我等的卑微平庸突出英雄民族史诗英雄留给世间的惊世骇俗。

文章的最后,作者以日本画家东山魁夷“雄伟的风景”和是中国画家张大千“世间有大美”两句话来照应前文并深沉抒情。“雄伟的风景”容易理解,“世间有大美”是要联系全文三个片段景象内涵来深刻体会的。

什么叫大美?